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後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祐元年丙寅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泣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賜諡文正 見行狀

范忠宣公純仁祭文 二十九日甲申 見本集

烏虖天胙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

齊之淸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寶圭大裴望之肅然冬陽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苒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赫赫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言有未用不敢愛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對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聲元豐之末國有大

事穆穆文毋佑我聖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千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壥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其飢孱無痏于肌無莠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唯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非人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某以不才辱公知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固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淸洛獨樂之園嘉藥春敷脩

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
朝聽過實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
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
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晢公以喪聞我
心之悲不獲走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永違
不見一面人生有死如旦暮耳曾子將沒知免而
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一或失有如
公者古今萬一我每念此紓心之悲猶有鬼神實
聞我辭烏虖哀哉

烏虖百世一人千載一時唯時與人鮮偶常奇公
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
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毋子之閒莫如孝
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
仁義輔以詩書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
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
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
石唯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
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
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畬既菑披種未粒

矧穖而吹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洟畫像千家飲食必祠矧我眾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決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烏虖哀哉

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至涑水相地卜宅此照錢牧齋初學集中所載當必有據而坡公行狀則云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與此小異存參

十月甲午掘壙

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上方百工爲葬具復

命公從子富提舉之

十二月丙戌墓成

元祐二年丁卯正月辛酉葬公于陜西陜州之夏縣涑水鄉

元祐三年戊辰上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神道碑文文繁不錄

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

范蜀公鎮誌其墓文全載見名臣琬琰之集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時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已上墓誌全文恐取

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刪去行狀所載公論交趾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

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非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凶戎遣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邸省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銘文云

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俱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古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于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當

作銘公則爲鎭傳矣鎭未及爲而公薨烏虖鎭老
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温
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
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
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
欲使並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旣克知
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唯我聖子協帝神母人事
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迴如水之開或蹈其機豈
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唯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

公亦相之亦何所爲唯天是因唯民是師事旣初
定公亦不留龍袞蟬冠歸于其丘公之在朝布衣
脫粟唯其爲善唯日不足生旣不有死亦何失四
方頌之豈唯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
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盛器
之重十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
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
天下詾詾險詖愉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

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慢不恭赫赫神
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
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
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公旣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
觀日親萬幾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
幾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
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黑白耆哲俊乂野迄無遺
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
稽名實相符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

良輔烏虖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㴚也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
烏虖公兮時旣得矣道旣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
于斯哀哉哀哉

此蜀公初所作銘也其辭峭峻公子康屬蘇軾書
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並見題跋
集

按公薨日正當宣仁秉政羣賢彙進之時而坡
公之言已如此葢當創鉅痛深之後也然銘文
之體自可不必

是年又命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起樓于墓之東南

樓之大制基極栭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堿複閣周于碑迴廊環

于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衞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

石朽墁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

數稱是

宋史本傳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

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

止

元祐五年庚午六月丁酉公子康卒

康自居公喪居廬蔬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學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見琬琰集范太史祖禹所撰墓誌

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范淳夫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淳夫曰請試爲之嘗爲改竄一再撰成已可用淳夫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公事無大小必與淳夫議至于家事

公休亦不自專問于濬夫而後行公休之卒濬夫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晁氏客語

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文正公墓次

朝廷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濬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

不懈卒有立于世宋史邵伯溫傳

紹聖元年甲戌夏四月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惇之被召也陳了翁瓘時爲通判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以當世之務瓘因問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色曰光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元豐之政本異熙寧則先志固已改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

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
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
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
也辭辨淵源議論勁正辱雖忤意亦頗驚異留瓘
共飯而別見言行錄
張氏無垢曰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淸儉廉恥孝友
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
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傳云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序

秋七月奪公及呂公著贈諡

時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詔光及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于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

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

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監察御史常安民上言

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諂佞無恥近

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

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

果出于公論乎安民尋亦補外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追貶公爲清遠軍節度副使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邪詆毀先帝變易法度

罪惡至深當時以𡨥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

沮遂追貶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公等章疏

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訓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擣拾附著纖悉不遺

辥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

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

訓于是林自駭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璀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璀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媿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士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四月又追貶公爲朱厓軍司戶參軍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徽宗卽位

五月追復公等三十三人官

崇寧元年壬午復追貶公等四十四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存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公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公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猶未㥦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公及文彥博呂公著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崇寧二年癸未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俱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崇寧五年丙戌正月毀黨人碑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除黨籍學術之禁

復贈公爲太師還賜謚

建炎元年詔配饗哲宗廟庭詔罷觀文殿大學士贈太

師蔡確配享以公代之見文獻通考

紹興十五年秦檜當國

七月禁私史公曾孫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公論

著之書時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于昭勳崇德閣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宋鑑

皇統八年戊辰夏邑令王廷直建祠修復

廷直自記曰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
復公官爵欲追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𧯄之深
土毀滅朽漫不傳于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枝
于碑座龜趺之側蟉枝屈盤春花夏實廷直以皇
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貞訪得舊
本于公曾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
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葢初仆時自龜
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
葬時朝廷物力公曾姪孫作曰不若橫碑作小段
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斲碑

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咸
出貲助之圓滇又出私帑于墳院法堂之後設堂
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温公神道碑堂見通志
按皇統金熙宗年號八年戊辰正當宋高宗紹
興之十八年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矣
元皇慶元年壬子平章政事察罕繪圖并修復之碑使
廣平程鉅夫爲序
序曰公之墓碑仆于羣憸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
生焉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
百餘年矣白雲翁家與之鄰益封殖皇慶之元翁

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序所謂夏邑令王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見程鉅夫集老杏圖詩序

按皇慶元仁宗年號是年壬子距宋紹聖元年甲戌仆碑計共二百十九年

皇慶二年癸丑詔從祀孔子廟廷距公卒時元祐元年丙寅共二百二十八年

按公從祀于宋度宗咸淳元年是時宋方播遷元一統不遵宋制至此乃復從祀

明天啓二年壬戌盩厔益得公石碑于長安肆中有記

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記曰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長安肆中紙敝墨渝深加寳重而又竊怪其不甚行于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温公墓碑老杏圖詩序復于通志得金夏邑令壽春王廷直所自記云斷碑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余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余所存者四石而已

其額與跋皆不可考然而是碑也仆于宋復于金

軀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

得之又豈易哉見牧齋初學集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後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遺事一卷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公幼時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公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宋史本傳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公曰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

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日錄下同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已成卽當逐之耳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

敵他日得毋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元城語錄

潞公謂温公曰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朴之其人反顧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媿謝聞見錄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没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温公從龐潁公辟爲太原

府通判尙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
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
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院君出汝安得至此亟
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言二公不好聲色不愛
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
書絕交矣
按公通判幷州起至和二年乙未至嘉祐二年年六
月離幷州凡二年半蓋當公三十七至三十九歲
而子康生于元祐二年庚寅爲公年三十二歲此
云通判太原時尙未有子非也或更在庚寅以前

爾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愼之哉

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

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公不以為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君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尙何講焉子厚信之雇役遂定京前後覘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蘇子由上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甚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過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于雇役十年賦役所出

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玆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終莫肯改潁濱遺老傳

熙寧二年介甫初參政時吕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北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

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口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恖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叚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退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搢紳閒寖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

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媿仰歎服以爲不可及溫公
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劉諫議集
韓子華絳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
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考
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于
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韓子華行狀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
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

可不愼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公與兄伯康尤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晁無咎言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伊川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

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旣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令一切聽募民情大悅呂申公家傳

公薦元城充館職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客有言于公范濰甫在言路必能協濟公正色曰子謂濰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范太史遺事

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范忠宣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公從之

公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公集中有和范景仁緱氏別後見寄求決樂議詩云至樂存要渺失易求之難昔從周道衰疇人曠其官聲律久無師文字多缺漫仁皇憫崩壞廣庭集危冠紛紜鬬筆舌異論誰能殫或欲徇陳迹竅厚潛鎪剜或欲立新意妄取舊史刊古今互齟齬大抵皆欺謾景仁信其說墨守不可干賤子欲面從誰與換膽肝此求必議決深谷爲崇巒何如兩置之試就中和看又有和韓秉國招范景仁飲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樂論詩云小桃

佳李實如拳西湖盡眼鋪芳蓮景仁不從鄉賢飲爲
此論樂方窮研周衰官失疇人散鍾律要渺誰能傳
近人欺衆出私意最可憫笑房生顛如光初不辨宮
羽是非得失安敢耑每煩教諭累百紙頑如鐵石不
可鐫王李阮胡相詆毀谷出所學何妨偏景仁家居
鑄龢斛欲除民瘼恐未然要須中和育萬物始見大
學之功全又有景仁新鑄龢斛次韻寄星云裁篇累
黍久研精況復新修龢斛成豈校忽微爭口語本期
濔古變人情既言樂律符今尺但恐簫韶似鄭聲若
欲世人俱信服鳳皇再集潁川城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且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溫公而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于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司馬溫公辭副樞密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才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葢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溫公諍臣不得不退處先生有贈溫公詩云二龍閒臥洛波淸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溫公堯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子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敢死後欺君乎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自有救之之術又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司馬温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何如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于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
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
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已上二程遺書
熙寧之初吳輿劉公位臺端以論事忤大臣謫知江州
一時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于廷諍之公將行
文正造門欵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
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二公始終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覽是遺墨三

復興歟乃附其說于後龜山文集

陳氏曰司馬光撰書儀前一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又居家雜禮一卷司馬光撰四家禮範五卷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于金陵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自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曰溫公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爲廷鸞曰溫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注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于禮爲稍略而朱文公遂以爲惑于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爲未然此禮當考按鍼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注家引公子圍吉莊共之廟而後行爲證卽非婦入門時事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于禮爲太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注文但略言而不詳述益練

而祔公所不取故耳大槩溫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
世秀才書公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
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已上
文獻通考
朱文公與鄭知院書曰熹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
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待成書奏御未竟
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盡
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
人君之德有三而才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
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縣取索投進否

然不必及黨姓名恐罪累之迹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朱子文集大全

司馬温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元懷拊掌錄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于司馬温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論免役差

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蘇軾調謔編）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好一僕被東坡教壞了（輟耕錄）

金人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黃氏日鈔）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俞文豹吹劍錄）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

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舂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爲小人爲罪人也同上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黏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

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馬永卿嬾眞子錄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走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褰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

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顧一識司
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
及薨京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
者葢以千萬數上命戸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
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
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于首頂以
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
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

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于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溫公蓋千載一人而已張淏雲谷雜記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薶竹籤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王暐道山清話

暐又記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亡後嘗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作小詩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拔公子康以皇祐二年庚寅生

時公年三十二歲夫人係尙書張存之女亦非裴姓公年六十四喪淸河郡君六十七而復召明年九月薨其鰥居在家之日甚少所記皆謬說也後世謂溫公無子由此特筆于此以志其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同上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同上

上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

前見司馬光作王昭君古風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公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同上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

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潞大笑同上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陽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遼伯玉王荆公似王夷甫蘇文忠似司馬遷程棨三柳軒雜識

諡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温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大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費袞梁溪漫志

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

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温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朱弁曲洧舊聞

元祐黨籍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其文曰皇帝即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記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摯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曾布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俱元符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俱元祐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俱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衎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孔 陳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並 元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曾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衞鈞 袞公適 馮伯藥 周證 孫琮
苑桑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張集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夙
黃策 吳公遜 高漸 周永徽 郭執中
鮮于綽 呂諒卿 朱紘 王貫 吳明

梁安國　王巖　鄧忠臣　錢景祥　梁寬　王極　黃邦正　寇宗顏　黃才　葛輝　許安修　倪直孺　董祥　劉經國　洪芻　江詢　陳察　李夷行

王吉　鹿敏求　种師極　錢希白　沈于　黃安期　許克甫　張居　曹興　宋壽巖　劉吉甫　蔣津　鄧元中　張裕　周謗　方造　鍾正甫　彭醇

檀固　曾紆　郁厩　何大正　羅鼎臣　于擧　胡良　李修　侯顧道　王公彥　胡潛　王守　陸表民　扈充　蕭彤　許端卿　高茂華　梁士

蘇迥　汪公望　韓治　周紆　曹興宗　陳師錫　楊朏　逢純熙　周遵道　王交　楊環寶　梁俊民　葉世英　張恕　趙越　李昭玘　楊彥璋　董元符

何大受　高士育　秦希甫　呂彥祖　劉勃　黃遷　梅君俞　高道格　林膚　張甫　王陽　陳唐　謝潛　陳并　滕友　向訓　廖正一

曾任宰臣二人

王　珪元祐

章　惇元符

右令準尚書兵部符備降敕命指揮立石監帥廳崇寧

四年二月日比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

守皆立之後因星變遂毀馬純陶朱新錄

按禹玉與蔡持正比欲沮温公作相致興徐禧永

樂之役殺數十萬人罪不容誅而章子厚尤首開

紹述戕害善類今乃入元祐黨籍中此蓋京卞小

人自相傾軋置之黨籍以禍之耳豈知適所以榮

此二人而元祐諸公且避如糞穢羞同此席哉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珵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

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八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章蔡得志凡元祐司馬諸人皆籍爲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世每得罪于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已者籍爲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費袞梁谿漫志

以上皆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曾任宰臣二人通計四項凡二百五十五人合諸三百九人之數尚少四十五人乾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余在江西德化縣于唐東賓案頭見宋搨黨人碑又有武臣一項但字多殘缺不可讀當求善本補足之

按元長以書法名世世所傳蘇黃米蔡蔡指京也後以其行穢惡易以蔡襄其實君謨之行輩高于蘇黃不宜反置蘇黃之後小人人品不端并其文藝亦不傳可爲至戒余所見宋搨黨人碑蔡元長

眞蹟也何時得善本讀之一則可補足三百九人之數二則可識蔡京手書眞本豈不猶欽寶籙哉

丁丑六月下浣一日又書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辨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丑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謝章曰九金聚粹書圖魑魅

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像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百二十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者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

彼此集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倪元璐題元祐黨人碑後

黃定者于紹聖間有以牛冤事質司馬温公公因作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

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
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
以見夫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
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寢苟人主或察
焉則忠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殭而棄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
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
牛冤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
而不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馬純陶朱新錄
按公以元祐元年丙寅薨至九年甲戌始改元紹

聖是時宣仁已上賓公之歿已久矣此蓋勢局大
變之後論者爲公不平假設爲公言以發其憤耳
其所謂冤牛者殆卽以況公也歟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温
公聞新事卽便鈔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
事莫告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吳郡皇甫庸近峰聞略
温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約以候
之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瀠回林間高閣
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至和其韻云君家梁
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爲罰誤君凝望久萬花

深處小車來

熙寧閒荆公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溫公爭之不得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旁花

紹聖閒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何不亟去尙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盖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

目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已上俱蕭仲舒堯山外紀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之閒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薶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强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于壙恐古人自有深意

韓魏公四代祖葬于趙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孫避
地歷祀緜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
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
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葢墓道之碑易致移徙
使當時不納誌于壙則終無自而知之矣故予謂古人
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諗墓則不可若止書其姓名
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之壙觀韓公之事恐
亦未可廢也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還爲國害喪地
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

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温公不足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司馬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

或欲行看郎承以方版未嘗散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郎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嘗宜誌之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朱子語類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同上

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

誠裏同上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

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

公做得未善卽是道司馬公之失卻不是當時哲廟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

天下事何如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

明受福也同上

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閒直是

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

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捨命爭同上

溫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

人豈非自見熙寧之事故也韓公眞難得廣大沈深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

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卻如釋氏之

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

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

是要做他底同上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同上

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

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

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卻無事若范所作恐不免被
小人掘了同上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温公書某嘗見范太
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書藁本安得謂非温公
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
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同上
温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
爲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温公集中自有一段
如此說也說得好卻說他人以生爲生育之生者不
然拗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

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煞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處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同上

正獻爲温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同上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是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

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同上

司馬氏家譜曰公子康生三子曰植曰威曰槙威無後植生二子曰與老世孫俱早亡槙生二子曰佑曰伋伋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因家焉吏部公贈開國伯實爲山陰始遷之祖子孫弗克北還明錄其後百凡繇差使不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縣無

人焉迺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葢始有贍依矣伋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溫公凡十有五世即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徙遷廣右桂陽者不過百數計相字邦柱別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過夏展墓後終河南按察司僉事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公曰何爲不仕劉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公說安世從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

之無倦意久之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名臣言行錄

元城先生曰公于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捄其弊也元城語錄

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公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之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要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黃氏日鈔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眞温公之役也后山談叢

公在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景仰撮書

公爲康節買宅富公爲買園康節所藏契約猶以二公爲戸故昔人詩有云温公宅子富公池併入堯夫戸不知洛陽風俗之美可想

獨樂園有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見山臺弄水軒種竹

齋澆花亭公賦七詠以紀之自擬于董仲舒嚴子陵
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之列元城先
生謂公自比唐晉間人以救時弊蓋指此也傳家集
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
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聞見錄
洛陽園記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
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
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采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
草爲之所以爲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
夏縣西二十里坡底村有獨樂園故阯蓋公別墅洄瀾

莊也名臣言行錄稱公居洛兄旦居夏縣皆有園池
勝槩然夏之園池即此地耳舊有小祠祀公壁閒嵌
方石刻公子諫議君詩題曰康寒食上冢至涑瀾莊
追公祖烈感而爲詩其詩云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
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慚萬石君花
滿一川紅蓋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留餘慶
當見吾家世有聞公休集世失傳特記于此嘉靖十
年知縣鍾恕恢拓其祠刻石旣成然猶襲稱獨樂園
葢未深考耳又縣東南五里地名赤峪入山一里許
有石洞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俯瞰谿流淸靜可愛石

巖鑿玉谿二字相傳公嘗讀書于此或云寓此修通鑑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遺事一卷